

# 游擊抗日

——村民和游擊隊員親如家人，都相當合作。游擊隊員飲食，皆由村中保甲長，按村民貧富情況，分配供應游擊隊。

民國二十六年爆發七七盧溝橋事變，至次年夏天，河南的太康縣就淪陷了！國軍為防止日軍進逼豫西，炸開黃河堤防阻擋日軍，我們板橋鄉軒堂村也被淹了多年。

當年我十二歲，剛從軒堂國民學校畢業，親見日軍姦淫擄掠，越發激起我仇日恨日的情緒，遂在二十九年志願參加挺進軍豫東第一縱隊，成為抗戰游擊隊二等兵。我分配到一支隊三大隊九中隊，縱隊司令為韋孝儒專員，支隊長兼縱隊副司令為侯象麟少將，大隊長為北大畢業的馬振亞，中隊長為開封師範畢業的馬振華。

游擊隊在淪陷區的杞縣、通許等地區活動，採「敵住我擾」、「敵多我跑」及「敵少我打」戰術；敵少時就以「口袋戰術」，將日軍引入陣中，再合圍消滅之。

游擊隊員不穿軍服，服裝和一般百姓無異。我們三大隊根據地，在太康縣黃汎區的芝麻窪、黃水莊一帶，常利用夜暗乘船到杞縣以南打游擊，登陸後即夜行軍至目標區。每次出動二至三個月，白天借住在村莊內，四周有衛兵看守，需管制村民進出，但村民和游擊隊員親如家人，都相當合作。游擊隊員飲食，皆由村中保甲長，按村民貧富情況，分配供應游擊隊。



↑民國七十六年春，軒慶平、林秋子夫婦（前排右、左）拍攝全家福。

【作者速寫】軒慶平先生，民國二十九年參加抗戰游擊隊，來臺轉任鳳林榮院工友，四十八年考上花蓮師範學校，畢業後轉任教職，至七十二年退休。

情況，分配供應游擊隊。

游擊隊的武器，大都是從自家拿出來的雜牌槍，步槍有「湖北條」、「鞏縣造」、「套筒子」、「捷克式」及「十指連」等廠牌；鞏縣位在河南省，位於臺北三張犁的前聯勤第四兵工廠，就是河南遷來的。手槍則有德國製造的「二把盒子」及「三把盒子」。

民國三十一年秋，游擊隊改隸第二支隊四大隊，大隊長為安徽人江子俠。十、十一中隊隨大隊部駐紮在太康北面的「開上寨」內，又稱「萬家嶺」，當時我在十中隊擔任第九班中士班長；十二中隊則駐守東面一村庄為側翼。某日上午，杞縣城內日軍，企圖南下攻擊我軍，大隊長當下決心和日軍決戰。幸好，寨內增加了一特務中隊，隊長楊石孫有挺捷克式輕機槍，彈匣可裝二十五發子彈。對敵射擊時，射手不斷變換陣地以欺敵，一方面自保，一方面藉以防止日軍進逼。

當年日軍只要佔領國軍或游擊隊駐防過的區域，就將房屋燒光，大肆姦淫、搜刮、殺戮，惡劣行徑，令人不齒。直到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，全國軍民終於打落了太陽旗。

至今，七七對日抗戰已七十七週年，當年參加抗戰的情景，仍歷歷在目，祈願世間不再有戰爭，大都能過著和平幸福的日子。

「開上寨」內的工作，分上下兩層，寨的外圍有一道很深的壕溝，溝內有水，日軍若進攻至深溝前，用手槍即可射到。

江大隊長派傳令兵騎馬出東門二十華里外，請二大隊軍傳喜大隊長帶領三個中隊，各攜三挺輕機槍，由東向西進攻日軍；四大隊另派加強班，出西門向北掩護二大隊。

日軍一看情況有變，火速逃返杞縣，步兵追不上，硬是給日軍逃脫了。他們帶走了陣亡日軍遺體，卻不帶走三八式步槍等武器，我們游擊隊雖有些傷亡，但虜獲步槍六十餘支，贏得光榮勝利。

後來防守黃河的十二軍調走後，新黃汎區的防線由我們游擊隊接任，防區自河南尉氏縣的白潭鎮，經夫口縣、西華縣至周口市一帶，日軍對我們都無可奈何，後來日軍也只能由老黃河進攻豫西。

當年日軍只要佔領國軍或游擊隊駐防過的區域，就將房屋燒光，大肆姦淫、搜刮、殺戮，惡劣行徑，令人不齒。直到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，全國軍民終於打落了太陽旗。

至今，七七對日抗戰已七十七週年，當年參加抗戰的情景，仍歷歷在目，祈願世間不再有戰爭，大都能過著和平幸福的日子。

# 憶趙校長

——趙校長不但在校內大談國事，在校外也大談特談，期能喚起國人抗戰救國意識。

【作者速寫】卜昭祺先生，民國三十七年入伍，於聯勤，青島總醫院擔任看護兵。蓮師四十八年退伍，考取小學老師範學校，畢業轉任小學老師，至七十八年退休。

筆者世居山東省日照縣濱臨黃海的石臼鎮卜家庵村，抗戰初期，我就讀國小，童年對於抗戰的印象，刻骨銘心。

民國二十六年底，日軍雖尚未登岸，卻先挾其兵力優勢，以軍艦逼近黃海，發射火炮，彈著點或為村落，或為良田，爆出數尺深坑，令人心驚膽顫。入夜便以探照燈強照夜空，企圖威嚇國人。日本軍機更不時飛臨城鎮上空，或民眾聚集之處投彈。

有一天，民眾在日照縣南湖鎮趕集，日機突然臨空投彈，霎時哀嚎遍野，家屬奔赴現場尋覓親人，不料日機再次飛臨投彈，且低空射擊，死傷慘重。

二十七年春節前，石臼鎮親友準備走避他鄉，甚至將過年準備包餃子的麵團也帶了。不久，日軍登陸，逐巷沿街抓人，逃避不及者都被逮捕編組，行動稍緩即遭槍殺；姑丈家離海岸很近，他攜著姑婆逃難，不幸同時遇害。被捕鄉親被趕到海灘，在國軍之疑似布雷地區踐踏，以血肉之軀「掃雷」。

在一陣姦淫擄掠之後，日軍提出「共存共榮」的「安民」口號，誘使人民復耕、店鋪重

開、工廠復工、學校復課。

當時筆者就讀淪陷區的日照縣觀瀾小學，名曰「觀瀾」，因站在校門口即可見黃海波瀾。

學校復課，歷史、地理等課本充斥著「中日同文同種」等文字。所幸老師聘自當地，不受日人監視時，便將錯誤交代清楚。

校長趙震宇先生授課時，每句情緒激昂，聲淚俱下。

趙校長常將後方輾轉寄來的書信，或政府發行的報紙，展示給師生看，讓我們幼小心靈，充滿著信心和希望。有關國家大事，也會詳細解說給我們聽。

當時淪陷區內的酒肆、茶館等場所，都貼上「莫談國事」四個紅字，提醒同胞明哲保身；但趙校長不但在校內大談國事，在校外也大談特談，期能喚起國人抗戰救國意識。

二十八年底，維持會長孫麻子，請趙校長寫「松竹梅歲寒三友，中日滿春風一家」，橫批「與德（國）為鄰」的春聯。趙校長反而把那孫麻子，當眾訓斥一頓。

二十九年元旦一到，趙校長帶領師生張燈結綵，舉行慶祝大會。他將禮堂布置得美輪



↑民國九十五年間，卜昭祺（右一）偕女兒和兩外孫在住家附近合影。

美矣，還親筆寫下「全力擁護政府，打倒日本強權」、「軍民一家，爭取抗戰勝利」等標語，張貼在四面牆上。孫麻子知道後，就報告城裡的日本憲兵。

元旦慶祝大會結束，禮堂標語尚待清除，與會師生感動的淚還沒乾，日本憲兵就闖進學校，逮捕了趙校長，現場師生大聲呼號，但日本憲兵根本就不理，押著校長進城。事後傳來，趙校長威武不屈，從容就義。

直到今天，每逢元旦，仍然會想起當年趙震宇校長忠勇殉國的情景。

# 十七條毛毛蟲

——此時鎮東遠處塵土飛揚，大路上已出現看來不到一寸高的日本兵，不時傳來三三步步槍聲。

我曾經歷二次戰爭，抗戰期間身為兒童，戰亂時期當上士兵。遺憾的是，當兵時面對的不是我深惡痛絕的日本兵。

七七盧溝橋事變掀起抗日戰爭，日軍入侵之神速與日本兵殘暴的消息，日夜不停地傳到豫西古城懷慶府。在日軍兵臨城下的前一天，父親安排母親、大姊和我逃往離縣城四十多里外的一個小鎮避難。

初抵小鎮，像世外桃源，好像戰爭是在其他國家打；戰況的慘烈，只是鎮民茶餘飯後閒談的話題。母親帶著我在小鎮唯一的大街擺上一張桌子作生意，收買金銀首飾瑪瑙玉器。生意很清淡，倒是有不少認識父親的人，來看望我們母子，坐下來閒談。

一天清晨，像往日一樣平靜，因母親有事，暫時離開攤子，留我一人在看。不久，大街上有人大喊：「日本鬼子來了！」店

【作者速寫】康相祺先生，民國三十五年入伍，三十九年考進陸軍官校，服役陸軍至六十四年退伍，自營雜貨生意至退休。

# 少時抗戰見聞

——校長帶我們上街遊行，高呼「打到日本帝國主義，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」等口號，氣勢高亢。



↑民國一〇三年春，康相祺、黃竹妹夫婦（二排右三、二）偕兒孫出遊時合影。

盧溝橋事變那年我九歲，七月八日上午，我和同學在故鄉同進國校升旗臺前，聆聽校長郭文義講述中日開戰起因。然後，校長帶我們上街遊行，高呼「打到日本帝國主義，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」等口號，氣勢高亢。

二十六年九月間，在河北前線奮勇殺敵的二十九軍，突然接到統帥部命令，開往黃河南岸佈防，阻絕日軍南進；河北省政府遷往太行山區，冀強縣政府隨之西遷，家鄉成了三不管地帶，地方治安堪慮。

地方人士公推白塔村仕紳楊玉崑主持縣政，策劃編組抗日民軍，奔走勸說持有武器的人士捐出步槍、馬槍和手槍，很快就收集了三百多件，組成五百多人的抗日民軍。

楊縣長依政府「堅壁清野、焦土抗戰」戰

【作者速寫】若如先生，政工幹校畢業，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碩士，服役陸軍四十二年。著有《在美國寫社論的故事》等書。

鎮上走，說日本兵已經走了，我們才跟著沿小路往回走。

小鎮又恢復往日的平靜，母親再度到大街擺上那張桌子。桌面空空的，只有一把算盤，算盤中間插著一方小木板，上寫「收買：金銀首飾、瑪瑙玉器」。

過了一個多月，有一天，來了一位客人，卻不是來賣金銀首飾瑪瑙玉器，而是來看母親的。他一見面，第一句話是：「老嫂，俺可是隔世為人了！」

母親追問原因，他說上次日

本兵來，在他背上刺了十七刀。說者便脫掉粗布上衣，轉過身來讓我們看他那背上的疤痕，每一條都有一寸多長，活像毛毛蟲。他說日本兵來的那天，正在田裏幹活，當他聽到槍聲，發現情況有異時，已有五、六個日本兵將他圍住押走。

先後被押一共十七人，被押到一口井邊，日本兵將最前面的

略，鏟平城牆，在大馬路挖坑洞，阻礙日軍機械化部隊；各家各戶挖牆打洞，準備作戰；並勸導農民種高粱，以供遮蔽隱蔽。另將各村二十歲至四十五歲男子，編組村中自衛隊，設盤查哨，防止日軍奸細探聽軍情。

二十八年夏天「青紗帳起」——高粱成熟時，抗日游擊隊出現街頭。游擊隊由王家屯的愛國青年王勇領導，起初只有十八人，武器只有幾支步槍和兩把手槍，加上自製的幾枚手榴彈和地雷，就展開了抗戰游擊工作。他們利用暗夜，在城牆四周張貼「打倒日本，消滅漢奸」的大字報，鋸倒許多日軍電話線桿；往南宮城的軍用馬路，被挖了許多坑洞；襲擊東城門外日軍崗哨；還有兩輛開往冀州的日軍運補車，被埋伏高粱地的游擊隊截擊，武器被奪後放火燒車，皆是王勇隊長領導的行動。

三十二年間，游擊隊發展到一百多人，虜獲許多武器，曾攻擊日軍四個據點。

三十四年八月，在我就讀高一時，傳來日本投降的消息，全校師生歡欣鼓舞，卻在慶祝抗戰勝利時，第八路軍賀龍部隊進城，逮捕了王勇，將游擊隊繳械後解散。

鄉人恐懼共軍，紛紛逃向國軍佔領區，我也在父母勸說下，含淚離開故鄉和慈祥父母，隨學校遷往天津，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，在三十五年八月，投入二〇八師。來臺後，考入陸軍官校在鳳山受訓，繼續展開軍旅生涯。

民國七十六年，適逢七七抗戰五十週年，我偕次子返鄉，並重返盧溝橋。每隔兩、三年，又先後由長子和三子陪同，返鄉憑弔當年奮勇抗敵的先烈和英雄們。

人解開，讓他面對著井，然後用步槍上的刺刀，從背後刺上一刀，日本兵拔出刺刀時，在背後踹上一腳，那人就栽到井裏去。

最後輪到他，心想：與其挨一刀，不如跳下去淹死算了。但先前已栽進去十六個人，輪到他，井水已淹不到他，日本兵看他趴在其他人身上，淹不死，就用刺刀往他背上刺。他離井口有段距離，步槍加刺刀的長度不夠，日本兵趴在井邊也無法刺穿。

日本兵一刀刺不死，就一連刺了十七刀，日本兵走後，他仍然不敢動，到夜晚村裏的人來尋找，發現他奄奄一息，沒有死。

聽他敘述，在我重稚心中，沒有恐懼感，只是不解，那十七個農夫怎麼不反抗。既然是一死，那些人為何不在解開繩索時，就那樣乖乖地任人刺殺？難道說那就是中國人的善良？

十六歲，我投考青年遠征軍，遺憾的是未遇到日本兵。半個世紀後，在國防語文中心服務，五名日本軍官來參訪，在辦公大樓前一字排開，舉手向我敬禮，還禮時，十七條毛毛蟲還在我心中不停翻騰。